

情境與團體對國軍心理素質訓練之影響與應用

作者 陸軍學院少校學員 郭晃男

提 要>>>

- 一、國軍自民國92年起研究，並於96年起開始推廣、實施「心理素質訓練」，課程中以促進個人適應團體環境、建立個人自信，以達成良好團隊共識為目標，內容所強調的皆為「團體的正向意義」。
- 二、惟許多歷史案件及相關實驗中均顯示人們常常因為盲從團體的指令，而做出許多震驚人心的行為，如軍隊中的虐囚和屠殺事件及宗教領袖率眾自殺的案例等。
- 三、本研究設計之心理素質訓練課程，強調「團體」如何影響個人行為，並遵循社會心理學中「從眾行為」及「去個人化」等理論為立論基礎，分別設計動態與靜態兩種面向的心理素質訓練課程。
- 四、希藉由設計的課程，使官兵能深刻體認到情境及團體對個人行為的影響，修正個人怯懦行為，並達成有效辨別團體訊息良窳的目標。

關鍵詞：心理素質訓練、情境與團體、從眾行為、去個人化

前 言

所謂的「心理素質」乃是指個人或團體，在面對人事物時所反映出的心理狀態，它可以是當下的情緒反應，對壓力的因應，以及面對事情的態度等心理向度。

故「心理素質」的概念是相當地廣泛，這概念幾乎包含了個人所具備的心理特質，以及不同文化所反映出的人類行為。

國防部自92年起研究心理素質訓練，並於96年起開始推動國軍心理素質訓練，迄今雖然只有短短3年的時間，但負責教



育訓練的講師和參訓學員們認為，這套引自美國的訓練作法，幾經驗證後，對個人自信培養、凝聚團體集中意志確有顯著效果。國軍針對官兵的心理衛生狀態，除了加強官兵心理輔導與諮詢外，更規劃了一系列的「心理素質訓練課程」，其課程之訓練方式採用輕鬆的團體活動，使參與者達到「自我省思、共同討論、集體成長、達成任務」等目標，進而提升個人自信力、提升團隊凝聚力、克服戰場恐懼力等最終成效。

然而，這一系列的心理素質訓練仍有美中不足之處，乃是該系列訓練中，所強調的是「團體」所帶來的「正向意義」，傳統個人服從團隊的文化、領導群眾的幹部最終期望達成「團隊溝通力與團隊合作力」的效果；而訓練過程中所強調的是個體該如何有效地「適應」環境，進而建立自信，以達成良好的團隊共識。以上的論述均是以「團體」的正向意義出發的，若個體欲達成良好的團體適應性與團隊合作力，上述的方式是絕對必要的；但「團體」也有其負向的一面，已有許多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研究指出人與人交織出的「團體」，會以一種系統同類意識的排他性的方式來影響個人的決策與最終行為，這種組織必須去控制部分忠誠人員，藉此為基幹而來渲染（同化）別人，這也就是傳統以來軍隊的領導模式，也就是個體會因為融入團體中而產生「去個人化」或「從眾行為」等群眾效應，使上位者可以很輕易地操控團體的行為。故團體很有可能會因上位決策者的錯誤決策、或不當的企圖心，操控團體做出令人髮指的行為，如德

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從紐倫堡大審中得知，集體屠殺猶太人的命令或行動，僅是少數領導人對猶太民族的偏視、仇視所引導。若個體一味地盲從團體而喪失個人判斷力，上述的情況將很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綜此，本文所探討的國軍心理素質訓練，將不同於以往的面向。將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理論，應用於心理素質訓練之設計上，並強調讓官兵瞭解「團體」這個大系統是如何影響個體的行為，避免無目的地盲從，進而達成並優化心理素質訓練課程之最終目標。

相關歷史案例

一、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

2004年美軍對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犯人所作出的生理和心理的虐待行為。透過媒體的畫面，美軍不斷地做出拳擊、摑耳光、踢犯人及強迫犯人赤裸身體，頭戴女性內衣與對著攝影機向微笑的女軍人手淫或口交；甚而綁著犯人的頸部拖行，並用沒有帶嘴套的惡犬驚嚇這些犯人¹。

二、越南美萊村屠殺事件

1968年的越戰中期，約一個美國步兵團準備進入美萊的村莊，3月16日上午，第一批武裝直升機迅速朝向村莊飛去。一名機員以無線電回報說他看到下面有越共士兵。於是，美國士兵從直升機上跳下來，但完全沒有敵人朝他們反擊。由威廉卡雷中尉帶領的部隊進入村莊後，也沒有敵人向他們反擊，當時所見的情況是幾個村莊的男女老少都正在升火準備早飯。突然間，美軍槍聲劃破了這個沉靜的早晨。

1 於下頁。

卡雷中尉命令所屬將村莊裡正在守衛的越南人殺死，其他的士兵也開始射擊，進行一連串的射殺。士兵們聽命將所有的村民包圍起來，有組織地殺光美萊村所有的村民。他們把婦女和小孩推到山谷裡全數射殺，同時把手榴彈丟進一群村民的小茅屋裡炸死他們。估計這場射殺中大約有450名到500名村民喪生²。

諸如此類在戰爭中或戰爭後，所肇生的野蠻行為不斷地在人類歷史上出現，如南京大屠殺、盧安達內戰的強暴事件，以及納粹集中營等都是類似的大規模屠殺。然而在事後訊問當事人為何做出如此令人髮指的行為時，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一致性的回答幾乎都是：「我們只是奉命行事」；而臨床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皆指出，大多數參與屠殺的士兵都不是喪心病狂的人，而只是執行命令的軍人。

然而，是什麼樣的力量使這些訓練有素的軍人，做出如此殘酷又野蠻的行為？從以下相關理論說明及角色教學法的優化，即可一窺究竟。

相關理論

一、順從權威

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為了探討上述現象的成因，於是設計出社會心理學領域中最有名的一系列研究，也就是「權威順從」的研究³。這種權威順從的現象其實是一種「從眾行為」（conformity behavior）的表現，而從眾行為的導因主要有兩項，分別為「資訊性社會影響」（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⁴與「規範性社會影響」（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⁵。

（一）資訊性社會影響最有可能發生在

1 P. G. Zimbardo著，孫佩紋、陳雅馨譯，《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臺北市：商周出版，2008年），頁395～449。另外美國《華盛頓郵報》和《新聞周刊》在2004年5月下旬對駐伊拉克美軍在監獄中虐待伊戰俘的情況再次進行曝光。輿論認為，美軍虐待黑幕越揭越黑。《華盛頓郵報》在一篇題為「監獄虐待事件的最新詳情曝光」的報導中說，之前一直保密的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犯人的證詞描述了虐待行為的最新詳情，遠遠超出了已經公諸於眾的內容。報導說，美軍在虐待事件開始調查後不久即對13名俘虜進行了調查。這些人的證詞稱，囚犯們像動物一樣被人騎，遭到女兵的性騷擾，並被迫從廁所裏撈食物吃。這些囚犯稱，在齋月期間，他們曾多次在阿布格萊布監獄1A囚室遭到值夜班的美軍士兵的毒打和性侮辱。當囚犯們打架或藏匿違禁物品的行為被發現後，就會遭到虐待，以此作為對他們的懲罰或處分。許多人還提供了遭受性侮辱和性侵犯的細節，美軍士兵威脅要強暴他們。《新聞周刊》在一篇題為「嚴刑拷打的源頭」的文章中稱：是誰教美國的普通士兵虐待囚犯的？幾乎可以肯定是他們的上級。來自阿布格萊布監獄的一些畫面事實上反映的是政府最高層批准對恐怖嫌疑分子使用的「壓迫和威脅」技巧。

2 Aronson, E., Wilson, T. D., & Akert, R. M. (2007). Social Psychology (6th ed.).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1968年在越南美萊村，由於懷疑村民掩護北越軍隊，美軍的3個排開始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在屠殺中，就連幾個月的嬰兒也未能倖免，共有數百名越南平民慘遭殺害。威廉·卡雷中尉是事件敗露後唯一被判刑的當事人。他因謀殺了109名村民在1971年被判終身監禁，可是他坐了3年牢後即獲假釋。

3、4、5 於下頁。



專家或權威者，因為他們通常都擁有豐富的資訊與充足的資源，足以影響他人的行為。在情況曖昧不明的危機狀況下，個體會因為害怕、困惑及恐慌，而使個體「仰賴別人的決策」、或順從「多數人的行為」來做出行為反應。

(二)規範性社會影響發生作用的原因則有所不同。在規範性社會影響下所產生的從眾行為，是因為個體要「留在團體裡」，繼續獲得身為團體成員的好處，同時避免遭受其他人嘲笑或排斥的痛苦⁶。

而規範性社會影響通常會導致公開的從眾行為，但個體在私底下並不接納別人的想法與行為⁷。

二、史丹福監獄實驗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

另一個有關情境影響個體行為的實驗是由Zimbardo於1971年所設計的史丹福監獄實驗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⁸。

如同從眾行為與Milgram的權威服從實驗，SPE實驗最單純的教訓就是告訴我

- 3 該實驗主要有兩位。一位扮演「老師」的角色為對照組，一位扮演「學生」的角色為實驗組，而實驗就是老師要給學生記憶一組單字，當老師在實驗中說出每個關鍵字，學生就得回答出正確的相關字。學生回答錯誤時，老師就按下電擊按鈕，立刻施予電擊懲罰（實際上連結於學生身上的電擊裝置是沒有電力的）。電擊儀上總共有30個按鈕，分別代表電力從最低的15伏特到450伏特。Milgram把他的實驗請40名精神醫學專家，評估有多少美國公民會從頭到尾完成30個等級的電擊實驗。結果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精神醫學專家預測可完成實驗，但最後實驗結果發現，大約有65%的受試者會一路進行實驗直到450伏特的電擊程度為止。Milgram, S.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 & Row.
- 4 Campos, J. J., & Sternberg, C. (1981). "Perception, appraisal, and emotion: The onset of social referencing." In M. E. Lamb & L. R. Sherrod (Eds.), "Infant social cognitio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pp.273 ~314). Hillsdale, NJ: Erlbaum.
- 5 Asch, S. E. (1951). "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up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 In H. Guetzkow (Ed.), "Groups, leadership and men." Pittsburgh, PA: Carnegie Press.
- 6 該實驗是為了探討心理學上，成為獄卒和犯人的心理轉變歷程，監獄這個情境是透過怎樣的歷程，將兩組大學生分別形塑成獄卒為對照組、犯人為實驗組。實驗過程讓他們在模擬的監獄場景裡扮演獄卒或囚犯的角色，而這些大學生在實驗進行前均已做過心理健康的相關衡鑑，衡鑑結果都是心理健全的正常人；意外的是，僅只6天的時間，整個監獄模擬的場面就失控了，扮演獄卒的學生不斷訂定許多嚴苛的「規則」與「處罰方式」，並要求囚犯去遵守；扮演囚犯的大學生也似乎深埋於囚犯的角色中，而做出極度的臣服行為，最終釀成該模擬情境的虐囚事件。Asch, S. E.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0, (9, Whole No. 416).
- 7 Deutsch, M., & Gerard, H. G. (1955). "A study of normative and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 upon individual judgment."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P629~636.
- 8 P. G. Zimbardo 著，孫佩紋、陳雅馨譯，《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臺北市：商周出版，2008年），頁43~328。

們「情境」的重要性。情境在個人、群體的行為和心智運作上，所產生的作用力遠較我們所想像的還要深刻。情境施加在個體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並可使個體做出不可預測的行為反應；而大多數人在面對社會團體力量的嚴格考驗時，都會出現重大的性格轉變。

三、去個人化 (deindividuation)

由Milgram的權威順從實驗和Zimbardo的SPE實驗可得知「團體情境」可有效地改變個人行為，而這樣的改變歷程主要是透過「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的心理機制來完成的。

「去個人化」的定義為當個人在無法確定自我的狀態時（如身處於人群中）會產生一種「匿名」的感覺，以及個人意識的減弱；而這種感覺會導致個人行為的約束力減低，進而產生較多衝動性與異常的行為⁹。換句話說，隱身於人群所產生的匿名感，能夠導致行為的解放。

歷史上許多可怕的行為案例幾乎都是

由「團體」所進行的，如納粹屠殺猶太人、南京大屠殺、美國三K黨以及瓊斯城（Jones town）的集體自殺案例等；其中更有許多行為案例是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如歐洲足球迷暴徒在賽前和賽後互相攻擊與毆打，以及搖滾演唱會歇斯底里的樂迷彼此踐踏致死¹⁰。

學者Mullen 針對1899～1946年間美國的60件私刑報導進行內容分析¹¹，結果發現參與施暴的人數越多，他們殺害罹難者的方式就越殘酷；相類似的研究也發現，當戰士在上戰場前隱藏其身分（如戴面具或是在臉上塗抹迷彩）較不隱藏其身分者更具有屠殺、折磨或虐待俘虜的不人道行為發生¹²。筆者認為去個人化歷程所產生的衝動行為可歸因於兩個因素：去個人化使人們覺得比較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團體減少了個人被單獨懲罰的可能性¹³；其次，去個人化使人們更可以服從於團體，進而更容易融入團體¹⁴。

相似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也隨處可見，網際網路就是一個最常見的去個人化

- 9 Lea, M., Spears, R., & de Groot, D. (2001). "Knowing me, Knowing you: Anonymity effects on social identity processes within grou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 P526～537.
- 10 Jim Jones為美國新興宗教組織「人民聖殿」的創始者及領導人，主張種族融合及共產理念。1978年11月，Jim Jones及900多名信徒在蓋亞那農場中集體自殺身亡。
- 11 Mullen, B. (1986). "Atrocity as a function of lynch mob composition: A self-attention perspect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2,p187～197.
- 12 Watson, R. I. (1973). "Investigation into deindividuation using a cross-cultural survey techniqu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5,p342～345.
- 13 Zimbardo, P. G. (1970).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 In W. J. Arnold & D. Levine (E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69," (Vol. 17, pp. 237～307).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14 Postmes, T., & Spears, R. (1998). "Deindividuation and antinormative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3,p238～259.



現象。網路的發達縮短了人們彼此溝通的距離，但同時也促進了匿名與去個人化的效果。因此各網路論壇上隨時可見發言者天馬行空的言論，這也是匿名化提升發言自由的效果，但人與人間溝通談話的禮節也因此而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毫無根據的謾罵，這也是去個人化使個體的言行較不受到約束的結果。當人們變得比較不具名、而且比較不必為行為負責時，去個人化的心理機制就可能因而產生，進而使個人更有可能進行較衝動與反社會的行為。

四、角色扮演教學法

角色扮演教學法乃由Fannin Shafteel和George Shafteel於1967年所建立，藉由表演問題情境和討論表演來探索感情、態度、價值、人際關係問題和問題解決策略¹⁵。這個教學模式偏重於教育過程中的個人和社會層面，試著幫助個體發現在社會世界內的個人意義，和由社會團體的協助解決個人困境。在社會層面則允許個體一起分析社會情境，特別是人際問題，並發展出符合情境的有禮貌和民主的方法。

軍隊對個人心理歷程之形塑

印證於軍隊（團體服從），似也能透過前述三種歷程來改變個人行為：(一)透過權威者或專家的角色建立，使團體服從於權威；(二)透過情境中所賦予個體的角色，使個體融入其所扮演的角色中；(三)透過去

個人化的心理機制，使個體覺得比較不必替自己的行為負責。

軍隊中的官兵透過權威的建立，就如同Milgram的電擊實驗，使官兵服從於領導者的權威；其次，個體在軍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的人是軍官，有的人是士兵），使軍隊這情境在無形間影響了人與人的互動，以及個體之間的行為，如同SPE情境對大學生行為的影響；最後，軍隊雖然有其特殊性質存在，但也是「團體」的一種；官兵在恪遵「命令的權威下是沒有個人自由意志」、如鐵的紀律下，產生「去個人化」的心理亦屬正常，況且軍人「聽命行事」更是職責。

再者，傳統教學法為教師（教官）講授，以單向溝通的形式進行，學習者的問題及建議雖然也受到重視，但卻止於單向的影響，教學活動僅涉及師生（教官及學員）間的互動及溝通¹⁶；教師是學習者的榜樣，從問題的提出、分析、推理到解答，均由教師包辦示範，學習者處於被動。只有不斷的觀察與模仿教師所傳授的，學習效果不佳。

反觀，透過角色扮演教學法，在人為環境中複製體驗和實際一樣的內心情感，讓學習者感受與現實生活相近的困境、問題和情緒，所以，學習者容易融入使他們產生劇烈轉變的情緒中。學習者經歷精神的、情感的、認知的領域，這樣的學習可說是涵蓋整個人——包括他的知覺、感覺及肢體反應，學習者有深刻的經驗，記憶

15 王財印、吳百祿、周新富，《教學原理（第二版）》（臺北：心理出版社，2009年10月24日），頁28～38。

16 韋金龍、陳玉美，〈突破常態編班教學困境之途徑：合作學習〉《教育研究雙月刊》，1994年，第35卷，頁59～65。

也能維持較久¹⁷。

綜此，本文將以「從眾行為」、「去個人化」作為立論根基，從中設計相關的心理素質訓練方式，以期能有效教導身處於軍中的官兵能保有自我判斷的能力，以及對情境的敏感度，使其行為不至於盲從而失去對事實的判斷力；其次，藉由心理素質訓練課程的教導，希望對身為幹部的領導者有警惕的作用，使其在下達命令與決策時，可以做出更周全的考量。

情境與團體對心理素質訓練之運用

國軍心理素質訓練是現代化國家專業軍事訓練的一環，它是一種使官兵的「心理狀態」能適應平時的嚴格軍事訓練，以及戰時的殘酷戰爭狀態之訓練，所以心理訓練並沒有嚴格的定義，凡是能夠達到訓練目標的方式，都可歸納為心理素質訓練的範疇。為提升官兵心理素質，國軍規劃了一系列的相關課程，該課程以輕鬆的團體活動，期望參與者能達到提升個人自信力、提升團隊凝聚力、克服戰場恐懼力等成效。

綜觀，先前的「心理素質訓練」較著重於個體在團體中的「適應」以及對「團體認同」的提升，但現代化的軍事作戰已有趨於複雜的現象，故各國對於軍事作戰的訓練不再執著於單兵的基本戰鬥教練，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武器的研發與操作，以及磨練優秀指揮官的指揮道德培養。而現階段的國軍領導統御為階級服從、職務

服從、資深領導；而官兵對命令的服從與命令的忠貞乃是軍人的天職；其次，心理素質訓練旨在強化，但非對抗、懷疑，否則軍隊將潰散；再者，上位者的領導素質越見重要。而高階軍官領導統御（尤其是在戰場上的領導作戰情境），這關乎到「哲學修為」不是一般表象或命令可以解釋的。戰場指揮官所考量的諸多因素中所關乎到的是：一、生與死的問題；二、忍與仁的問題；三、常與變的問題；四、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根據教育家的觀察，發現一個人的學習效率，隨著教學方法的不同，有著以下明顯分別¹⁸：

(一)30% what they hear；如果只是聽，我的學習效果是30%；(二)50% what they hear and see；不只是聽，還加上看，那學習的效果是50%；(三)80% what they hear, see and do。藉著聽、看和實際操作，學習效果可以達到80%。

而依據流傳久遠的學習原則，也說明了：

(一)What I hear I forget；我聽了，就會忘記；(二)What I see I remember；我看了，我記得；(三)What I do I know。我做了，我就知道。所以，依照此自然法則，角色扮演法確實是有其可取之處。

本文之心理素質訓練課程，採取動態與靜態的兩個面向。在動態面向上，採取「行動社會科學」的原則，仿效Zimbardo的模擬情境實驗，讓軍官與士兵的角色互換，使軍官模擬士兵的情境、士兵模擬軍

17 張翠容，《模擬與角色扮演在成人教學上的應用》，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臺北：師大書苑，1995年），頁149～177。

18 江茂松，〈教學方法的認知參考網站〉，參考網站：<http://ce.fhl.net/online/ice/chpt05.htm>，檢視日期：2010年10月20日。



官的情境，藉由這種「情境上的互換」，讓官兵間更加瞭解自己所處的情境，進而讓情境不要如此容易地凌駕於自我思考之上。

在靜態面向上，希望部隊中可組成「行為科學小組」，藉由專業行為科學領域（心理學或是社會科學背景）的官兵授課，使各官兵在智識上更加瞭解人類行為的內涵，最終期望可運用所學知識於日常部隊訓練中。以下將分別敘述動態與靜態面向的訓練內容，以及相關的訓練評估。

一、動態面向：情境互換課程

本階段之訓練課目為「情境互換課程」，課程訓練內容嘗試將官兵的角色對調，讓彼此瞭解對方的情境，以及身處該情境下所應做出的行為與決策判斷。本動態實驗可在學校或學官、學員受訓期間實施，不宜在部隊、機關中實施。

課程開始之前作人員角色之分配，以連為單位，從中挑選數名士兵扮演連上的軍、士官等領導職位，而原先的軍士官則打散融入連上的各排中，一同扮演士兵的角色；之所以沒有同時讓所有士兵擔任軍官角色，是由於軍官的人數編配本來就沒有那麼多。其次，這樣的方式可使扮演士兵的軍官與大部分的士兵共同相處，如此一來，可使扮演士兵的軍官更融入士兵的角色裡，讓情境發揮最大的作用。

角色分配完成後，首先進行基本操課，如單兵作戰、體能操練、軍容禮儀示範等，全部皆由扮演軍官的士兵發號施令。接著是任務的執行，依各部隊平日任務內容進行。基本上該階段訓練內容皆以部隊平日訓練內容為主，唯一的差別在於軍官的職位改由士兵擔任，而軍士官人員則扮演士兵。該課程為期5天（每天由不同的士兵輪流扮演軍、士官之角色），每

天兩小時，並由各單位之輔導長、心輔士或心輔志工等人員、或擁有行為科學專長之官兵弟兄做課程的行為記錄，目的是為了記錄某些較「特別」的行為，如不當管教或操課過當等，以便於課後作共同討論。

每日課後皆進行當日的課程討論，討論內容主要以「情境的分享」為主，也就是扮演軍官的士兵可以分享扮演軍官的感覺（很有權威或是責任感加重），而扮演士兵的軍官也可跟大家分享扮演士兵的感覺（沒有自由、或是肩頭責任減輕的感覺等），以團體動力的方式促進對彼此情境的瞭解。此外，也可詢問當面臨特殊情境時（如戰爭時，你接獲命令射殺一群看似平民的人），身為軍官者會如何下達決策或命令，又身為士兵在接獲命令後會做何思考？類似這樣的問題，一方面可促使我們面臨特殊情境時，學會如何解析情境，以避免個人的行為無意識地受到情境影響；另一方面，透過彼此的討論溝通，可以增強團隊的溝通力，也使不同職位的人員更加瞭解彼此的考量，學習同理對方，當部隊面臨問題時，更可達到彼此互助，共同度過難關的效果。

二、靜態面向：課程之教授與學習

本階段訓練著重在相關行為科學課程之授予，授課內容主要以社會心理學的「從眾行為」之相關研究與理論為主，以期官兵能瞭解團體是如何對個人行為造成影響，而當我們面臨有害的社會或團體影響力時，能有足夠的「自我察覺」來對抗順從團體的力量。

授課的內容與教材編撰可由具行為科學相關學位（以心理學、犯罪學或是社會學為佳）的官兵、或是專家共同討論進行。課程內容以「從眾行為」的理論與研究為主，課程規劃大致上可分為：(一)從

眾行為發生的原因與理由；(二)人們何時會順從規範性的社會影響；(三)權威順從的成因；(四)去個人化的歷程等四類。

並於授課過程中提出歷史上的實際案例作為佐證，以增加理論的驗證性，以及課程內容的生動程度。

在課程最後，授課者可嘗試教導官兵如何去對抗有害的社會或團體影響力，以下引自Zimbardo所提出的原則作為參考依據，並根據本文心理素質訓練之需求歸納出下列六項原則，分述如後¹⁹：

(一)原則一：承認自己的犯錯

發現錯誤時請「當機立斷」，別頑固地非要「堅持到底」不可，雖然可能會有一時的損失，但往往能得到長遠的回報。所以學會說出「對不起」、「我為我的過錯道歉」、「請原諒我」這三個句子，將會使你從錯誤中記取教訓，從錯誤中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二)原則二：提醒自己對社會情境要有所警覺

在很多情況下，聰明人會做出蠢事，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察覺影響力的施為者在語言或行動上的關鍵特質，忽略了明

顯的情境線索。當我們身在熟悉的情境中時，即使習慣已經過時或變錯誤了，它們仍會透過「習慣」繼續支配我們的行為，所以不要猶豫給自己的大腦一些警告，例如在做任何事的當下，試著想像未來的後果會是怎樣的局面。

(三)原則三：為自己的決定和行動負責
別讓團體的去個人化讓你有「責任分散」的想法。當我們意識到責任分散只是種掩飾的藉口，我們就越不容易盲從權威。

(四)原則四：尊重公正的權威人士，反抗不義者

在每一個情境中，試著分辨哪些人士真正擁有專業、智慧、資歷深淺、或特殊地位並值得尊重的權威者，又哪些人只會要求別人服從卻說不出像樣道理的不公正權威。許多披上權威外衣的人，其實只是善於自我推銷的冒牌領袖、或是過分自信的人，這些人是不該被尊重的，反而應該要讓他們受到公開審視與檢驗。這點對軍人甚為重要，當長官的權威立場具有充分理由時，就應做到絕對服從，但是當權威者並不值得尊敬時，就算是身為軍人也

19 1971年，社會心理學家金巴多教授主導「史丹福監獄實驗」；該實驗有如一發震撼彈，引爆全球心理學界重新審視以往對人性的天真看法。30年後，金巴多教授以《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首度親自撰述、並呼應從「史丹福監獄實驗」到「伊拉克監獄虐囚案」，30多年來觀察到的社會現象，深度剖析複雜的人性，全盤且深入解釋「情境力量」影響個人行為的概念。在實驗中以標準的生理與心理測驗，挑選了自願擔任受試者、身心健康且情緒穩定的大學生，被隨機分派到「守衛」和「犯人」兩組，接著讓他們身處模擬的監獄環境。實驗一開始，受試者便強烈感受到角色規範的影響，努力去扮演被指定的角色。實驗第六天，情況演變得過度逼真，原本單純的大學生已轉變為殘暴不仁的守衛或是情緒崩潰的犯人——一套制服、一個身分，就輕易讓一個人性情大變——為期兩週的實驗不得不宣告中止。為什麼握有權力的人，很輕易地為「以控制他人為樂」所誘惑？而置身弱勢角色的人，為什麼卻常以沉默來面對問題？。藉由獨具開創性的「史丹福監獄實驗」研究，金巴多教授將為讀者解釋「情境力量」和「團體動力」如何能使平凡男女變成殘忍的魔鬼。Philip Zimbardo著，孫佩姣、陳雅馨譯，《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臺北市：商周出版，2008年），頁520～526。



要三思而後行，否則像納粹那樣的屠殺事件只會在我們身邊層出不窮。因此尊重公正權威人士，反抗不義者，可以減少我們盲從的機會。

(五)原則五：別過分擔憂被社會拒絕

人本身就是社會性的動物，通常我們的社會連結都會對我們有好處，而且可以幫助我們達成獨自一人所辦不到的目標。但我們必須保有判斷什麼時候該服從、什麼時候該拒絕的能力，因為永遠都會有其他不同的、更好的團體等待你加入。

(六)原則六：反對不公正的系統

個人往往會在系統或團體的強大力量面前退卻。這些系統包括上述的監獄和軍隊，以及幫派、教派、兄弟會、企業，有時甚至是功能出問題的家庭。但如果與其他有相似想法和決心的人一起合作，將個人的力量結合起來，就可能會對系統造成一些改變。

三、課程評估

在一般心理學研究法上通常是以量化的方式呈現最終的研究成果或成果評估，但基於人的「主體性」及人類經驗的「複雜性」，本文嘗試以「質化」的方式作課程後的評估，實施方式乃藉由提出「情境式」的問題來瞭解官兵弟兄於訓練課程後的自身體驗。量化研究重視的是「假設——演繹」的過程，而質化研究重視的則為「歸納」的結果。本文所要瞭解的是官兵在課程後之自身體驗，故歸納相關之經驗才是本課程評估的重點；此外，由於本文提出之課程面向較不同於以往，若貿然以問卷設計等量化形式作課後評估，對於問卷主向度與次要向度之設計可能較難掌握，評估出的信度與效度也會大打折扣。故在此以提出情境式的問答做為課後評估之研究方法，同時也可當作該研究之前

測，藉此瞭解本課程之可行性，爾後再依此做更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主試者（單位之輔導長、心輔士或心輔志工等人員，或擁有行為科學專長之官兵弟兄）於課後詢問大家相關的情境問題，並提供幾種選項給大家做選擇，最後依大家所做選項之分布比例做為課後評估。相關情境問題舉例如下：

你現在身處一項緊急的戰事任務中，而你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做相關的準備。上級命令指示敵軍埋伏於附近的村莊中，而村莊中的婦人與小孩也很有可能藏有大量武器，為了避免我軍無謂的傷亡，進入該村莊的同時也必須殲滅該村莊的所有居民。聽完任務簡報後，請你以最快的速度判斷你將會做出以下何種行為？(一)想都不想，完全服從命令；(二)依照同袍的意見再做出決定；(三)我會覺得不太合理，並請求做更詳細的偵察再做決定。

依照上述之方法提出情境式的問題，再提出多項漸進式的選擇（上例為三項，實際詢問時可提出較多的選項，使受測者做出更多項化的思考），觀察課後官兵對於問題的決策來做為課程的評估。其中可於各連隊隨機選取3~5位弟兄，分別由連隊上之施測者進行問答記錄，最後彙整各連隊之資料，以此觀察官兵弟兄們的決策是偏向於「絕對服從」（如舉例中的第一選項）、或是「拿不定主意的狀態」（如舉例中的第二選項）、抑或是「深入思考，學會判斷」（如舉例中的第三選項）。在選項的設計上儘量包含上述範例中的三種向度，待資料彙整完畢後即可評估該心理素質訓練是否有達到其成效，以及該如何做出事後的改進與分析。

結 論

靜思，「服從」乃軍人的天職，軍隊

的訓練就是要透過無條件服從的訓練，才能讓官兵服從「可能犧牲小我來完成大我」的作戰命令。換言之，軍隊可以透過從眾行為的觀點來修正個人怯懦的行為。因此，本文的重點在於提醒官兵如何在團體規範下，仍能理性思考的範圍。

本實驗所規劃心理素質訓練課程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大家可以瞭解情境與團體是透過何種機制來形塑個人行為，以期身處於「軍隊」這特殊情境的官兵可以瞭解到團體的另一面，進而培養審慎思考、明辨團體訊息的能力。本文之立論基礎為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從眾行為」、「去個人化」，並根據從眾行為的心理機制設計相關的心理素質訓練，使官兵能更深一層地體會團體的意涵。

藉由動態與靜態面向課程設計、評估，達成筆者所欲之目標，在動態面向上，藉由角色互換的方式讓軍官與士兵更加瞭解對方的情境與立場，希望官兵弟兄能瞭解情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力，進而去操控情境，而非受到情境的支配。

在靜態面向上，主要以相關理論的知識傳授為主。要達到專業知識的傳授是需要相關專業人才的配合，從課程規劃到設計，目的就是為了要讓官兵瞭解到團體對行為影響的科學理論。

軍隊是一個符合「去個人化」的團體，因此相當容易產生「從眾行為」與對權威的服從。有使命感、負責任的軍官可利用這點將團體能力最大化，有效做到愛國愛民的服務精神；但立意不良者則可利用這樣的團體特性來達成極其邪惡的手段。以美萊村以及納粹的大屠殺為例，這完全是因為從眾行為而產生的暴行。

然而，本文所提出之心理素質訓練仍

有其尚待加強之處。如本活動規劃較適合於學校受訓的學生、學員及學官，不適合於部隊機關或現役部隊。且在動態面向的訓練上，較難滿足每位士兵皆可達到扮演軍官角色之需求；反之，這樣的設計較適合人員編制較少的部隊。對於人員編制較龐大的部隊而言，或許可透過活動後的團體心得分享加以改進。藉由扮演軍官角色官兵的心得分享、互動關係，能發現團體中人際關係、適應相處等問題，將其自身體驗傳達給未參與角色互換之人員，如此做法也可彌補動態面向訓練上的不足之處，亦可強固心戰效能，也兼具心輔篩檢防制的作用，先期篩檢心理情緒特殊反應對象。此外，本文整合了許多相關文獻，可於靜態面向的訓練上加強教育，藉由靜態知識上的傳授補足動態活動上的缺失。

環顧，團體或情境對官兵個人行為的影響是遠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許多歷歷在目的案件依舊震撼著人類的心靈本質。在透過心理學對團體歷程的研究與分析後，可以瞭解到我們是可以依靠自身的意念來適應並融入情境或團體力量。雖然歷史上發生過許多與軍隊相關的團體暴力事件（虐囚或是大屠殺等），但運用這些事件警惕自己該如何避免暴力的行為發生，以及如何避免有害的權威對自身行為的影響；身為國軍的一分子，理應服務社會、對國家有所貢獻，故我們應極力促進「國軍」的「團體正面意涵」，藉由團體的力量影響官兵的行為，使大家更樂於服務與貢獻，進而造就充滿理性與溫馨的社會氛圍。

收件：99年11月10日

修正：99年11月24日

接受：99年11月30日